

邓小平同志路过綦江

晏文宗

一九五八年九月的一天早上，綦江县赶水区区委副书记兼区长王安荣同志刚吃过早饭，就接到贵州方向打来的电话，说中央有位领导同志出来视察工作，在今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要路过赶水，准备下车休息一会儿，希望能在街边找间茶馆坐一坐。

王安荣同志听后，连忙表示欢迎，考虑到安全和清洁卫生问题，就在电话中一再要求把休息地点改到区委会议室。对方叫声“等一等”以后不久，王安荣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带四川口音的同志说：“不要麻烦你们，随便找间茶馆就行了。”

王安荣想到区委下边的场口有间茶馆，平素顾客不多，比较安静，是中央领导同志休息的好地方。他赶忙跑到场口那家茶馆去说明情况，并和店员们一起忙着扫地，抹桌，擦椅，洗茶碗……

一切安排就绪，王安荣就站在茶馆门前遥望从贵州方向来的每一辆汽车。不久，十一辆小轿车成串开来，他知道是中央的领导同志来了，又高兴，又紧张。由于没有接待经验，竟完全忘了做手势打个招呼，结果，一长串小轿车一晃而过。王安荣很失望，以为中央的领导同志不在赶水休息。

了。他正要转身回区委，忽见一位同志跑来，请他一同到中街的一间茶馆里去，说中央的领导同志想和他一面谈谈。

王安荣跟着他走进中街的那家茶馆，一眼就认出了那位内穿白衬衣套绒线背心，外披灰色中山服的就是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因为区委会议室里就贴有他的画像。

邓小平同志见王安荣来了，即起身热情握手，并依次介绍了同行的张闻天、刘晓等同志。这些同志都一一与王安荣握了手。然后，邓小平同志拉王安荣坐在自己身边，先给他买了碗茶，又递给他一支香烟。王安荣忙说：“谢谢邓总书记，我不会吸烟。”邓小平同志点点头说：“好，年轻人不吸烟，好！”王安荣听到邓小平同志那带四川口音的声调，就知道在电话里叫“不要麻烦你们，随便找间茶馆就行了”这话就是他说的。

王安荣举目一看，同在一张桌子的，还有李井泉同志和任白戈同志，邻近的几张桌子周围也都是坐的大干部，而其他大多数茶桌旁边又都是坐的普遍老百姓。他感到很紧张，很不安，忙对邓小平同志说：“我一接到电话就在上场口安排了一间茶馆，没想到你们的车一晃就过了。”邓小平同志笑了笑说：“怪我们没注意看。麻烦了，麻烦了。就在这间茶馆也一样。”

年轻的王安荣同志从未与高级干部谈过话，一时显得很拘束，连手和脚都不敢随便动一下。邓小平同志吸了口烟，笑问道：“王安荣同志，你今年多大了？”“二十六岁。”邓小平同志听了哈哈大笑：“你这年纪，在解放时还是个大娃娃呐！不错，不错，现在就当上了区长了，真不错！”王安荣看到邓小平同志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听到那爽朗欢快的

笑声，很快就消除了紧张心情，自然而然地回答了邓小平同志想了解的许多问题。

告别时，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王安荣说：“区长同志，你们在大办钢铁的同时，也要大办农业哟！”邓小平同志还不放心，上了轿车，又伸出手来握住王安荣的手再三地说：“一定要抓好农业生产，老百姓天天要吃饭啊！”

当天中午，邓小平同志一行到达綦江县城，县委的负责同志正忙着在城内最大的饭馆里催办酒席。邓小平同志知道了，忙说：“你们不要麻烦，更不要为我们去花钱办席。最好让我们去随便吃。”说完，就和一些同志到川剧团隔壁的小食店吃豆花饭去了。

饭后，邓小平同志与县委的同志们摆谈了许久，县委宋修德同志向领导们汇报綦江发展农业和大办钢铁的情况。全县已抽调十二万多人上山大办钢铁，目前已修建了一千多个土高炉，赶水区公路两旁到处都在修建小土高炉。邓小平说：“刚才我们来时，已经看见了，”邓小平同志又问：

“綦江的地下矿藏有多少？”宋修德问答：“綦江的铁矿有二亿多万吨，煤矿有十五亿多吨，铜矿有五百玖拾多万吨。”当回报到綦江的篆塘有丰富的天然气时，邓小平同志说：“把綦江、三江、篆塘三处连起来，建立一个卫星城市”。在宋修德回报告一段落后，邓总书记又问县委的同志：“把你们綦江县划归重庆市领导，你们有没有意见？”宋修德立刻回答：“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嘛，服从上级领导的决定。”邓小平边点头边说：“好！好！”邓小平回过头来指着身旁在座的任白戈说：“这就是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马上站起来与宋修德、张文波等县委负责同

志一一握手。关于綦江县划归重庆市领导，这是綦江县委最早知道的一个消息。（同年11月16日，县委接到省委通知，綦江县从江津专区划归重庆市管辖）谈话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在离綦赴渝之前，邓小平同志又对县委的负责同志一再提醒：“一定要注意搞好农业生产，要把老百姓吃饱肚子的事放在第一位。”

光阴荏苒，邓小平同志路过綦江的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綦江人民一直把他关心工农业生产，关心人民生活，和在赶水镇与老百姓同室喝茶，在綦江城不吃酒席而自己花钱去吃豆花饭的故事传为美谈。

朱德同志来綦江视察

曹步一

1963年4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来綦江视察。

陪同朱德同志来綦江视察的有：中央军委的杨成武及另两位同志，省委副书记陈刚和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市委副书记鲁大东和市公安局副局长秦世杰，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等，一共有十八、九人。

下午三时许，朱德同志等人，分乘五辆黑色小轿车和一辆小型客车来到綦江县城，从交通路进入县委后院的小楼客厅（现县委招待所）。由张文波（县委第一书记）负责接待，参与接待和做保卫工作的有宋修德（县委副书记）、高文同（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王邦灿（县委办公室主任）等人。

这天上午，朱德同志等一行，从重庆乘坐专列火车来到綦江县的三江，视察了市属企业三江钢铁厂（重钢四厂）、一〇三厂（重庆冶炼厂），并接见了这两个厂的负责同志。

朱德同志说：“这次我们来綦江，除了已在三江了解三江钢铁厂、一〇三厂的工业生产情况外，还要听听你们綦江县的农业生产情况。张文波代表县委向朱德同志首先汇报

了綦江县人民公社的有关情况。朱德同志听了后说：“人民公社的基础是生产队，只要生产队的工作做好了，人民公社的事情就好办了。一个生产队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一家人的心齐，生产就有干劲。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要发扬民主，生产队的一些重大事情，都要由社员大家商量决定，不能只由队长一个人说了算。不这样做，就是强迫命令，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接着，张文波又汇报了綦江县遭受严重春旱，县委如何组织群众进行抗旱的一些情况。朱德同志听后说：“抗旱工作要好好的抓。我们从重庆到三江，又从三江到綦江，沿途所见到的小春，很多都已枯黄了，决不能把那些即将到手的庄稼，让它白白的干死掉。县委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组织群众，搞好抗旱。”

朱德同志在綦江县委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于下午五点多钟，从中山路县委前面坝子乘汽车离开綦江，在桥溪口火车站又改乘火车于当天返回重庆。

谈笑英姿今犹记，革命箴言永世师

——接待贺龙元帅回忆记实

杨子超

1953年夏季酷暑的一天早饭后，接到綦江县公安局电话指示：“今天有首长们路过，要在你们东溪午饭和休息，你们要作好保卫和接待工作。”当时，我不知道是那些首长，也不好问，照常规安排所内的全体干警，布置保卫，打扫清洁，准备饭菜。

约半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下车的一位同志，我认得是江北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大概说明来意，是打前站检查准备工作的，我引他在大院内外转了一圈，便坐下来摆起在西公校先后学习的一些往事来。正在这时候，民警来报告：

“外面大队的汽车到了。”我俩赶快出来迎接，走到大院前门通道，见到三位首长已经进来，前面的一位，身躯高大魁梧，花白八字短须，早在照片上见过是贺龙司令员；另一位是断掉右臂膀我也见过的蔡树藩，任西南总工会主席；再一位是介绍情况的张子意，西南局宣传部长，我请他们到后院小会议室，经过小礼堂，当时礼堂挂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领导人像，贺司令员指着刘少奇副主席挂像说：“这个像画得不像不像，哪里这样黄、这样瘦。”民警

们送水洗脸泡茶后，听警卫人员说传我去问话。我没见过这样大的首长，内心确是忐忑不安，敬礼站定后，贺司令员问我：“你是这里公安局长吗？”我答：“东溪公安分局撤销不久，我是这里派出所所长。”贺司令员招呼我“坐下、坐下”，又问：“你们这里地方治安情况怎样……你有多少人员，”我汇报：“总的情况很好，但东溪是川黔交通要道，情况比较复杂……，所里只有二十二名干警，人手不够……”。贺司令员这时把大腿一拍大声地说：“你二十多个人还少？一个人都要守一个城。”这可把我惊吓呆了，贺司令员马上和颜悦色，面带亲切的笑容对我讲：“干革命嘛，首先要认识大局，服从需要，只要工作干好，现在全国都已经解放了，还怕啥子……多用一个人，国家就多一份开支，也多一份工作。”这时贺司令员转过头来见后园花木正茂，站起身来要我陪他看一看，我随着他走了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正对着后山，他看了一会指着说：“那不是叫牛青山吗？”我回答：“是的。”他的话头打开了，“想那年（后查是1923年）我的人马要过东溪，龟儿子曹天权以为我要抢占他的地盘，准备跟我打仗，有人来中间讲和，我的人马不进东溪场，就是从牛青山那条小路过的（手又指点），曹天权送我三千块大洋，是派人用钱盘顶着在田坎上交的……”。回到会议室又问我：“你知道曹天权还有后人吗？”我答：“我晓得的曹天权不是綦江人，听说是江津人，不知道还有后人没有。”他沉静下来要我吃摆上桌的糖果，我便告退出会议室。我出来与随队警卫负责同志交换保卫意见，摆谈了一些用枪技术等事就安排午饭。下午三点多送首长车队出发，估计当晚驻宿遵义。

我这次有幸见到贺龙司令员，他亲切地和我谈了一些话，使我永生难忘。不单因他地位是当时西南局书记，重要的是他的形象和教导，使我铭记在心，永不磨灭。一、他那英武豪爽，坦诚礼下，笑貌言语四川化，到基层的风度，不愧是开国的元帅，革命的英雄。二、教导我“干革命嘛，首先要认识大局，服从需要”，“一个人都要守一个城……多用一个人，国家多一份开支，也多一份工作”，在我以后的现实工作生活中起很大作用。三、科学的历史观念，远溯到30年前与军阀混战情景，连土匪出身、军阀曹天权有没有后人都问到了。念旧而知新，确有超人的胸襟。

贺龙元帅死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贺龙元帅留给我们后人的，是对国家民族、革命事业的浩然正气！补充点滴史实，以志永久纪念。

民国时期国民党军警在东溪

围剿烟匪陈占荣的失败

张世书

陈占荣，四川省江津县人。四十年代中期勾结滇、黔和四川边境的地方势力，有长、短枪二十余支，机枪两挺，服装整齐，以军队之名长途押运鸦片烟至四川边境销售。常为津、綦、习三县联防司令贵州省泥坝乡张庆光座上客。据说，陈占荣在云南省进行鸦片交易中，被一个有相当大势力的人（有说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亲信，亦说是与国民党中央一个大官有关系的人）骗取了他的一大笔钱财。陈发觉上了当，乃用武力夺回。对方凭籍势力，以武装股匪抢劫之罪上报加以追剿。国民党当局遂向川、黔、滇三省下令，限期歼灭陈占荣股匪。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贵州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四川省古蔺县政府分别代电綦江县政府县长赵宗炜称：匪首陈占荣、陈瑞祥人枪二百余，由滇、黔边境窜入仁怀、赤水、习水、古蔺等县境内，服装整齐，械弹充足，请派队严加防堵，以期围歼。八月二十二日，陈占荣率匪徒由贵州境内窜入綦江县境之石龙、紫荆、中峰、土台、石壕等乡潜伏。据此，綦江县政府于八月二十四日命令

第二区署（东溪）代理区长魏朗轩防堵；同日命令县保安警察中队长黎九皋于文到之日除留十二名武装警察看守司法监狱外，其余全部进驻东溪，协助该区区长率部堵截，务期肃清陈匪。当日，县政府还致函青年远征军陆军第六军二〇二师司令部派队协助围剿。八月二十六日，綦江县政府又决定在东溪、永新两地分别成立剿匪指挥所。东溪指挥所由二区代理区长魏朗轩及县保安中队长黎九皋任正副指挥，指挥石壕、土台、安稳、羊角、赶水、东溪、藻渡、镇紫、分水、郭扶、高青等乡镇；永新指挥所由县政府派社会科长王正平任指挥，指挥中峰、三会、石龙、紫荆等乡。同时县政府又代电重庆警备司令部请求派队驻防綦江维持治安。与此同时，川、黔两省的津、綦、习、桐四县还联合成立防剿指挥部，并派代表驻东溪。八月二十九日綦江县政府向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作了堵截围歼陈匪部署的专题报告。八月三十一日，东溪指挥所魏朗轩、黎九皋向綦江县政府报告说：“陈匪占荣，现有云南高雄镇烟区匪首牟、杨二人随至古蔺抢太平渡后，窜入温水，因被黔省团警威胁，遂飘泊津、綦、习、合四县边境，一面武装贩烟，一面招纳编余官兵及地方流氓失业青年，行动殊难揣测。”接着陈匪公然在川黔公路上抢劫客车。九月十日，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指令綦江县长赵宗炜派队围剿陈匪。十月十七日，东溪指挥所魏朗轩通过内线侦知，陈匪由三角塘（中峰地区）窜至泥坝，将侵入县境，拟往九盘子至松坎一段公路上再度抢劫客车，然后远飏的消息后，乃决定以陈匪内部的杨昌学、罗昭荣为内应，将陈匪诱入东溪附近尚书坪围歼。

杨昌学系东溪尚书坪人，与陈占荣是认的郎舅关系，又是哥老会弟兄；与东溪当局的夏次飞（曾任镇长）、郭金镛（警察队长）等往来甚密，早入伙陈占荣匪部长途贩运鸦片。陈占荣案发后，当川、滇、黔各地都在捉拿陈占荣一伙之际，第二区区长魏朗轩即找杨昌学谈话，要杨设法把陈占荣诱来东溪歼灭。杨见形势不妙，便答照办，并同魏等研究了将陈诱至东溪附近尚书坪的具体办法，即：由杨去陈处谎称探得有一辆车子从贵阳运鸦片至重庆，于某日途经东溪，在三道拐处可拦车拿下。策划之后，经杨昌学在陈占荣面前一番巧言，陈信以为真，同时认为他与东溪的夏次飞、郭金镛等关系不错，故于十月二十日晚率匪徒二十二人来到东溪尚书坪（今永久乡地）蚂蝗湾杨昌学家。杨立即密报二区区长魏朗轩。魏得悉之后，除叫杨昌学担任匪部的岗哨外，便立刻会同陆军第十师八五旅二五三团加强七连率领地方自卫武力，并飞调附近各乡镇团丁到尚书坪共同围剿陈匪。安排就绪之后，魏朗轩率县保安中队邓分队长、区自卫队长、特务警察队郭金镛队长、驻军加强七连张连长及便衣队共三百余人，分路包围了陈匪驻地蚂蝗湾，次日拂晓发起进攻。

此战军方三百余人对陈占荣股匪二十二人。战斗结果，除杨昌学等人见事不行，开枪打伤陈占荣和打死匪徒一人，另一匪徒把开枪打陈占荣的人打死外，陈占荣股匪不但没有被歼灭，反而打死军方的二区区长魏朗轩，加强七连指导员张本清和自卫队长张秋澄及士兵二十六人（包括加强连八人），打伤二十余人。为什么被围者未遭歼灭，而包围者反而死伤这么大？其中有陈占荣的狡猾，也有军方的无能。军

方在战斗的布局上，陆军加强连包围蚂蝗湾右侧距房子三十米处，用重机枪封锁出路，担任主攻；房后是保安中队包围；房左是一土岗，出去不远即是下华阳桥的大路；岗下田湾是区、镇自卫队的阵地，作战的指挥者亦在此。当天拂晓时雾很大。陈占荣知道被包围后率众从房屋正面出走，不上走，也未从左突围下华阳桥，而是往东溪方向走。陈匪悄声出至房屋山头，见三十米坟包处有人，恰是加强七连在那里安有重机枪。突围的陈匪使用机枪横扫过去，包围者应声而倒，打死八人。陈匪便向东溪方向逃去，走约一华里到蚂蝗湾左侧土岗下，认为已出包围，便转走华阳桥方向。走约二百公尺，发现田塍有人，相距三十米左右，因雾大，看不清楚，陈匪便举枪打去。军方说：“不要打，是区长和区自卫队的。”话音刚落，陈匪两挺机枪横扫过去，军方又应声而倒。陈匪又向东溪方向走，走约三华里到三块石处，才向福林桥河边迂回上华阳桥过福林河，速找滑杆把陈占荣抬着往贵州方向逃走。

陈占荣匪部进入贵州大山后，国民党派正规军到条台、寨坝、大坡、温水、石壕（川属）、吹角（川属）等地进剿。约半月时间，在川黔交界之间的甘家山打了一仗，陈匪部仍未被歼。此后，陈占荣自知他不能把几十人长此拖下去，于是决定解散匪众，各自回家。匪众不愿离去，要与陈匪同生死。陈见匪众不听他的话欲拔枪自杀，众匪徒乃答应离去。匪众临走前对其中有个叫陈昌藩的人说：“就这样，把手脚受伤的陈大哥一人留下，我们对得起他吗？”陈昌藩还答应由他父子二人留下。从此，匪股散伙，陈占荣潜伏就医，由陈昌藩父子二人保护。后来陈昌藩父子在去大坡的途

中被军队打死，陈占荣去空壳树（小地名）医伤，被人认出
捕获归案，后来在重庆枪决。

民国时期的綦江监狱

程先科

我在綦江公、检、法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工作中了解到民国时期綦江监狱的一些情况。在临近退休之年，将有关资料略加整理，对全民普法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们的监狱与国民党的监狱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监狱是对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感化，使之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国民党监狱主要是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摧残人生。近年来，我在组织编写綦江法院志中，查阅了民国时期綦江监狱的资料，访问了当时监狱的有关人员，许多活生生的史实，的确说明国民党监狱是一所敲榨勒索、残害人民，草菅人命的“人间地狱”，真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冤死在狱中。

一、监狱的变迁

民国初，綦江监狱名綦江县管狱署，为綦江县知事公署下属基层单位。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一日，綦江县司法处成立，管狱署交司法处管理。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为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令川、黔、康三省各县设立军法处，由县长及地方行政长

官兼理军法业务，县长直接兼任军法官。綦江县政府即成立军法室，专门受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政治案件，县长亲自批办。军法人犯和普通人犯混合监禁。民国二十七年（1938）管狱署撤销，成立綦江县看守所，所内附设监狱，看守所只羁押未决刑事犯和收押民事债务人和担保人。监狱执行已决人犯。民国三十年（1941）二月一日，綦江县军法监狱成立，专门监禁军法人犯。同年三月八日，綦江县地方法院成立，看守所直属地方法院管理。民国三十六年（1947）抗日战争胜利后，綦江县军法室撤销，军法监狱也同时撤销。政治犯由重庆卫戍司令部或綦江稽查所审理后，送巴县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监狱收禁。民国三十八年（1949）一月，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面临崩溃之际，制定了《戒严法》，四川省奉令戒严。綦江县政府于五月一日，恢复成立军法室，仍由县长兼任军法官，政治案件归军法室受理，完全控制司法机关，加强法西斯统治。但事与愿违，同年十一月綦江解放，綦江县旧监狱被彻底砸烂。

二、监狱设备

綦江县监狱原设县署大门两侧，有大监和女看守所。监房陈旧，上下左右均系木板，夏秋之季，酷热难当。民国二十九年（1940）七月五日，日机轰炸綦城，监狱全毁，炸死、逃跑人犯共二百三十名，捕回一十八名，遂迁登瀛张家庙，有大小房屋两间，空气不良，恶秽漂蒸。民国三十一年（1942）一月二十五日，綦江县临时县政会议决议，选址县城上升街东狱庙十二殿和玄天宫两座庙宇，修缮大小房屋三十八间，次年五月一日迁入。由于经费有限，多项设备无力

顾及，连床铺亦不敷使用，条件恶劣，人犯有卧地下者，常不死于法，而死于病。仅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六月，监狱人犯病者二十人，死者即有十三人。同年十一月，綦江军事人犯监狱禁民二百余人，禁民代表李圣纲、罗锡昌、张仁三、李自强、雪时若等具文向綦江县县长杨卓勋，缕陈狱中疾苦及其改进意见，恳请鉴核施行：“唯本县监狱一切设施，存在均足以危及生命，心所谓危，故未便终事缄默。查本县监狱，自炸以后，临时疏迁于张家庙，狱舍狭小，高不及寻，大小二舍，计不及四市丈，收禁人犯，则有二百三十余人，平均每人占地不至二方市尺，栉此鳞次，摩肩接踵，日无侧身之所，夜无置身之地，人山人海，形同草丛。最不合理者，厥为厕所炊灶，置于一隅，臭气熏蒸，烟火弥漫，而窗棂严闭，密不透风。禁民如置身罐中，常有窒息。因此，疾病横生，一人有疾病，传染蔓延。全仓次第皆病，典狱署虽有医生名额，然目不一至，等于虚设。是因囚人不病则已，病则必死。自迁狱至今，未及两载，统计病死者有百余人。囚粮短少，营养不足，因而形消骨疲者，比比皆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六月，綦江县地方法院看守所全体人犯致国民党綦江县执委会已冬代电称：“国家立法，人命为先，身体自由，明文规定。法友等身居囹圄，突地无门，无罪含冤，呼天莫应。查地方法院看守所、房屋既属窄小，空气不易流通，拘禁嫌疑人犯已达一百四十余人之多，兼之夏来，天气酷热，时疫流行，现病而不能治疗者，竟达半数，轻夕奄奄、命在旦夕。”